

續資治通鑑

九

朝散郎直學士都官郎中李焘經進

宋欽宗一

高宗御製

靖康元年春正月金人南侵內任以梁方子領兵在河北金人奄至倉卒奔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虜中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虜因不得濟方平既潰何以濟軍亦望風奔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河水已合虜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金人已渡河乃嘆曰使南朝若遣二千人守河我輩怎生得渡遂陷相州金人遣郭藥師為前驅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至濬州○己巳詔親征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命侵軼邊鄙劫掠吏民雖在續承之初敢忘付託之重事非已兵出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
○真宗皇帝幸澶淵故事以侍郎李綱為親征行營使吳敏
 ○聶山參謀軍事
 ○竄王黼朱勳李正人
 ○道君皇帝出幸南
 白時中請上南幸或云欲西幸洛陽吳敏曰京城百萬生

何棄之會中宮國公已行內侍王誥等曰陛下豈可留此
 變降榻曰卿等毋執朕將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
○河涇拜俯伏以請會樂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上意稍定
 召中宮國公還奏綱治兵禦寇中夜上遣諭宰執欲詰旦決
 質明綱入朝見禁衛據甲乘輿服細管已陳列綱與殿帥王
 宗漢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
 彼父母妻子在都城豈肯舍去萬一中道歸散陛下孰與為衛
 且虜騎已迫彼以捷馬疾追何以禦之上始命輟行

呂中曰當虜人之入寇也人以為為軍駕不當守京城使其從
 行幸之計可以無蒙塵之禍乎曰靖康之禍在於無備而不
 在於守與避也為靖康計者固當慮此而亦非倉卒之可避
 也使其早從上皇治兵西京之訓集天下勤王之師京城或可
 否則早從上皇治兵西京之訓集天下勤王之師京城或可
 以守虜既迫京師而謀避狄乘輿一出禁衛聞虜至而四潰
 矣此李綱所以不主其議也

上諭旨德機言論六軍始定固守之議命李綱為親征行營使侍御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瑒副之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廂軍不與焉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軍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隊將等日練習之治戰守之具相異而金人抵城下矣○白時中罷李邦彥起復大年張邦昌少宰都人呼邦彥為浪子宰相○壬申遣使督諸路帥臣將勦兵入援○癸酉幹離不軍至京城西北屯牟駝崗天駟監獲馬二萬疋芻豆如山蓋郭藥師曾在其地打球來導金兵先據之是夕金人攻宣澤門以火船數十順流而下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于城下火船至橋長鈎投石碎之又於中流排置枳木及運京家山石壘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迨旦始定○李邦彥建議講和以緩虜勢遣李新鄭望之相繼使虜營幹離不城不克遣王訥偕來需犒師金銀欲尊其主為伯父歸燕一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之地且欲親王宰相為質乃

二

鄭歸奏聞邦彥議以金人所需金二百萬兩銀五百萬兩一百頭羊一千口表段如銀數量與金八十八萬兩銀二百萬兩子如銀之數牛羊并從所請上從之李綱力爭以謂尊稱歸朝官固無害犒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至於使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今莫若擇使與之熟議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神師道及姚平仲以溼原秦鳳路兵至請緩給金帛禁遊騎不得遠暮俟歸師不議諸河女真豈知有孤軍入入境而善其歸乎宰相皆謂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弊之數又何足較上默然綱求去上曰不須如此卿等等出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欺我也宰相曰自易其言詔以皇弟康王為軍前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時肅王以康王毅然請行曰虜必欲親王臣為宗社大計豈應辭避李綱高出則借行所求皆與之綱留三鎮詔書不遣○乙亥金人攻通天景陽府綱乞禁備班直善射者千人以隨金人攻通天景陽府綱乞禁備之皆應弦而倒近者以手拍地遠者以神臂弓射之又

遠者以床子弩坐砲及之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首者數千級金人又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綱登城督戰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乃退武泰節度伏何灌死之
○王孝迪議揭榜立賞括在京軍民官吏金銀違者斬之得金二十餘萬銀四百餘萬○詔金國以大金補○梁師成伏誅
丁亥陝西神師道姚平仲鄜延張俊韓射中環慶汪洋馬遷熙河姚古秦鳳神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並至號二十萬京師人心稍安李綱言於上曰勤王之師漸集非節制不能一不能濟願勅兩師聽臣節制上不許乃別置宣撫司以師選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平仲為都統應四方勤王兵並拜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制分不相統一矣○壬午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兵至遇於順天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眾范瓊將萬騎自京東南馬監之側王師大振綱奏曰金人之兵見實不過六萬吾

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奔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後其糧乏人疲然後師撤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中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上然之○神師道入見奏云臣以議和并非也京城周回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不可攻也若於城內割茶而城上嚴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逾數月虜自困矣如其退即與之戰四鎮之地不宜割與上令與邦彥共議師道見邦彥曰師道在西上不知京城堅高如此備禦有餘當時相公何事便講和邦彥曰以國家無兵故也師道曰不然九戰與守自是兩事戰不足守則有餘京師數百萬眾盡皆兵也師道與邦彥議數日不决○二月丁酉夜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步騎萬人宵劫虜寨以敗還初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接戰俟姚古來兵勢益盛乃可而李綱主平仲之謀夜扣金營欲生擒韓侂不奉康王以歸謀泄而虜有備併力擊之殺傷相半揚可勝死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今再遣兵攻之亦一奇也邦

彥畏懼不果用○李綱會行營左右軍將質明出景陽門勒兵於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虜騎出沒殲盡戰於幕天坡斬獲甚衆復犯中軍綱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既而宰執令臺諫交言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爲虜所殲無復存者上大驚有詔不得進兵遂罷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發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蓋欲罪綱以謝金人也太學生陳東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也所謂社稷之臣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

其成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然一勝一負

多常勢宜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乞復綱舊職以安天下

付種師道以關外之事又都民數萬人擁伏闕下會邦彥乃數其罪且欲歐之吳敏傳宣不退都民遂搥登聞鼓山

地乞復綱及師道舊職開封尹王時雍麾之不去耿南仲

心憊恐生變乃入奏上勉從之於是遣南仲號於衆曰已得

巨綱矣內侍朱珙之懷詔不行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珙之

璽之及綱至復獲管俾出東華門宣諭人心大悅喧呼而出

白中曰自女真叛盟以來朝廷乍和乍戰人才乍賢乍否何

具洵洵多變之甚也寇至之初始謀避狄以李綱所言而更

爲城守之計既以堅守又以李邦彥一言爲卑辭之請師道

既至又以師道一言而爲不和之謀師道方逞堅守不戰以

困虜未幾以姚平仲一言而爲急擊之舉姚平仲既敗又以

李綱種師道爲誤國而罷之諸生伏闕又以李綱種師道爲

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方議備

邊師道亦請防秋我朝廷之議略定曾未再闕月而吳敏耿

南仲謝克家孫觀又以三邊爲可割和議使行矣吳敏本主

和議未幾復留虜使陰結遠人又以爲女真藉口之資矣二

酋已分道入寇朝廷尚無議者問以三鎮存棄之便不便金

人之至則下清野之令未幾遣言乞濟未至則又令清野更

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已破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不忠終始一歲之中多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遲而又變其謀靖康之禍蓋坐此也慶曆元祐專任君子而去小人紹聖崇寧以來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際君子小人雜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金使復來宇文虛中齎李綱所留三鎮詔書以往仍奉迎康王先是康王留金營與金國太子同射連發三矢皆中筈連珠不斷金人謂將官良家子似非親王豈有親王精於騎射如此乃歸更請肅王爲質。壬寅金人進兵咸豐門先是蔡懋孚令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及床子弩者皆杖之綱既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虜者厚賞夜發霹靂砲擊之金人驚散人沈晦假給事中從皇弟肅王使幹離不軍。乙巳康王自宮還。金人圍京城凡二十三日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金幣數足遣閤門使韓光裔來代朝辭之禮又遣團練使

代別康王上令王解所服犀帶付靈遣幹離不爲贈。丙金人退師神師道請臨河邀擊之李綱亦謂檄取誓書復三軍半渡而擊之並不從綱又請用澶淵故事護送之於是遣城下兵追幹離不之師及於邢洛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其行甚速至是粘罕兵次高平執政懼密啓上追兵綱力爭以上得旨再遣而諸將還亦數程矣再進猶及金人於滹沱河將士知朝論一二悉解體不復邀擊第護之而已當時行移文字出於密院者則令追破賊出於三省者則令護出境諸將莫知適從國事安得不誤

李邦彥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並依軍法。金幹離不帥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固守不肯下即以矢石及之而退沿邊諸郡亦然詔河北堅守。粘罕陷隆德府先是太原堅守攻之不克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國之南朝可謂無人矣二日而城陷守臣張確叱金人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也遂見殺。王雲曾使

唐軍中議以三鎮軍民不肯割地願輸租賦代割地之約及雲
滕回云虜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
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昭之和可以決成乃
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使紛然矣○种師道罷中丞
許翰奏師道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而虜臣置之散地非策也乃
命种師道為河北宣撫駐滑州姚古為河東制置种師中副之
古總兵以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

呂中曰靖康君子皆主不棄三鎮之說而金人卒以叛盟然
則不棄三鎮之說非歟曰靖康未始不棄三鎮特有不棄之
說耳使其真不棄虜安能為我患使蚤以三鎮與虜虜又能守
盟約乎河東河北天下之心腹此斷不可棄也吾誠不棄固
當外為棄之謀以不怒虜人而陰為援之實以救三鎮北忠
義士也今一人言棄之便則不復念軍民守國之忠一人
言不棄便則下尺寸不可與人之詔而未嘗遣一人一騎為
一援是其所謂不可尺寸與人者徒以激虜之勢而反以致

心臣義士之心河東河北無一人負朝廷而朝廷之召其民
多矣自古蓋未嘗有數十萬不叛之民而不能守其國者河
東河北之民死不忍忘君父自宣和迄于紹興迨十年寧不
肯降虜祖宗之德淪肌浹髓至矣使其合十萬以為一誰能
陷之所以不能當者特以權輕兵寡勢孤力分迄為金人所
困耳朝廷坐視其困其為棄師棄民大矣猶可謂之不棄三
鎮乎粘罕已據太原韓萬不已陷真定兩河咽喉已塞矣而
朝廷至是猶集議存棄三關地孰便臣下尚相持棄不棄之
說甚矣其可痛也金人嘗謂吾使曰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
河矣大抵國家之患在於多虛文而少實效多議論而少成
功安得不為虜所侮乎

李綱知樞密院事○除元祐黨籍舉術禁追封范仲淹贈司馬
光張商英官○詔自今並遵祖宗舊制選用大臣裁抑內侍不
崇飾恩倖不聽用姦人不聽為祿不濫賜予不奪兩居以營燕
遊之地不竭爾力以廣所用之費凡屬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

李邦彥罷以張邦昌為太宰吳敏少宰三月張邦昌罷以徐
仁為太宰唐恪中書侍郎時朝廷召徐仁又擢恪人皆賀
獨給事謝克家曰州郡夫一良守朝廷得一儉人其後附會南
仲申終有不可述者魏仁入相都人傾望咸謂有所建明既至
當軸殊無嘉策又與吳敏議論不合一日魏仁方秉筆而敏以
語相侵魏仁以筆擲之正中敏面額鼻皆黑同坐者皆引去明
日吳敏奏其事不踰日罷魏仁而以吳敏代之敏年少多不習
事不能裁減其如軍期繁如星火敏不留意時語云敏不理大
原而理太學不理防秋而理春秋不理砲石而言安石不理蕭
而理舒王蓋護具不切事務故也○蔡京竄儋州至潭而死
八十蔡攸竄萬安軍尋有詔所在斬之童貫亦遠竄追斬於
○二月命李綱迎上皇于南京四月始至京師○夏四月
寇邊攻震城城首呼知城朱昭曰大金約我夾攻自河
北大金得之自河以西我獨得之今麟府諸邑悉已歸我公
而不降乎攻甚急城陷昭死之○復春秋學官○置詳議

徐魏仁吳敏李綱三人領其事又擇官檢討分六房期以
年去一切之政羣臣以為與熙寧條例司崇寧詳議司相似
例司欲變祖宗法講議司欲制禮作樂以文太平今欲破敵
何以濟艱難其相似者乃名也而不相似者實也上弗信言
一不已尋罷詳議司○詔吏部考覈遺實凡由楊戩李彥之公
王黼朱勛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
之役與護蜀湖南之關疆關陝河東之政幣吳越山東秦嶺陝
山之利官觀池死管繕之功後死無辜局文字庫案之費又若
近習所引獻頌可採效田宣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所叨
恩數一褫奪之七月詔罷詳議司○程瑄爭之以為可痛憤
者三可深惜者二不聽○科舉復用詩賦○遣復呂公著等官
○詔臺諫者天子之耳目宰執不當為舉當自親擢○趙良嗣
先竄郴州就誅之○金人遣使來使所許金帛詔三省同議
議以金人要盟城下貪而無信不可復與於是拘廢於都亭驛
徐魏仁吳敏建議謂廢本朝之政人不得過之使歸與如堵約

共兵以破金人上遣吳敏至羅漢殿賜如堵書令慶帝去慶歸
以書就致粘罕由是罕怒而攻河東愈急矣○五月募民輸財
助軍○楊時請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神師中進兵逼逐金人
出境兩鎮無虞粘罕至太原城下太原亦擊登聞鼓粘罕屯兵圍之
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
地築城環遶分人防守使內外不相通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
威勝軍扼南北關寨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
師中率兵由井陘道與姚古相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
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賞軍之物
留真定不以隨行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
射者而隨行銀梳只數十枚庫吏告不足而罷於是士皆積
入常約姚古張灝兩軍同進二人不至師中與虜戰死榆次
創力戰而死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師中仆聞上哭于禁中
相官其子孫二十人姚古屯威勝軍帳下統制官焦安節
寇至以動軍情師債于盤院退保隆德安節又勸古遁敵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二

皆潰古及安節還關李綱召安節斬於瓊林苑師古寤廣
神師道駐滑州以老病召罷○敵河北○以李綱為兩河
○初朝廷聞神師中敗師道又以老病告歸乃別議遣宣撫
師道領兵再援太原取南仲謂國弱敵強宜割三鎮以賂
綱奏祖宗之地不可棄割之徒資敵勢生靈陷於夷狄豈為
父母之道哉上從綱議為再援之計南仲曰方今欲援太原
綱不可南仲以綱異議故出之綱召對自陳書生不知兵恐
勝任且誤國事諭旬不受命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又書社
野二字遺綱綱乃受命宣撫司得兵三萬人而關馬綱白上曰
戎事非馬無以奮張軍容欲括都城馬尋寢命不果行綱以一
萬人分為五軍時勝捷兵叛於河上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
軍屬劉幹時幹除宣撫副使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代姚古以
折彥質為河東勾當○六月是陳公輔○下戒厲詔先是
以六月二十二日啓行○六月是陳公輔○下戒厲詔先是
議馮辯言有人論者中道入於天子所同而中道萬世不易

宗之法與元豐之法擇其可者行之諸經古注與安石新議
其善者而從之何必此之是彼之非詔榜朝堂御史李光駁
之不聽右正言韓琦奏馮澥乃熙豐人才之一也自紹述一道
從而天下一於詭譎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矣紹述
非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才乏矣紹述開邊而胡塵犯
賊矣此用熙豐人才之効也於是降詔

呂中曰自二月金人退師至十一月金人復入寇宜上下協
力以救旦夕危亡之急而朝廷方爭結立黨與臺諫方追論
前事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辨黨之邪正鼓為烈焰漲為洪波
而已夫虜之退師非吾德足以感之吾力足以制之特以二
四之勢未必勝恐為吾勤王之師所乘耳故退師以誤我使
吾志怠而師散然後彼可以得志而一退之後吾之上下相
稱慶迎上皇於東南散西師於閩陝勤王之師盡歸諸道
執臺諫之論其號則不棄三鎮其實則不救三鎮也其辭
以為內修政事自可攘夷狄而其實則藉口以治不急之

也國家待虜大抵急則謀之緩則忘之豈獨靖康哉

太白贊感歲鎮四星聚張○壬戌彗出紫微垣○虜置元
以諸版李極烈斜也馬為都元帥粘罕幹離不為左右副
帥權懶兀室為左右監軍闕日及耶律余覲為左右都監凡
八人是時粘罕兀室余覲三大酋棄太原北去往返千有餘里
暑及秋乃還而我援兵雲集不能解太原之圍失計甚矣○
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禁等○彗出東北長數丈拂帝座婦文
美臣謂此乃夷狄將衰兆中國憂也提舉醴泉觀譚益勸而
女垂家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感其賊說○勝捷軍叛討平
之初勝捷軍統制官張師正與金人遇於河北而潰至大名府
巨撫使李弥大斬師正以徇不能撫處處皆不自安又聞童貫
已誅有大校李福者為首遠掠青淄聞魯從至四萬人弥大遣
將韓世忠擊之追至臨淄河臨陣斬餘棄甲而遁世忠軍
列入其軍曰我輩皆西人平生惟教者賊幾曾作賊邪官家使

召汝若能降悉赦汝罪官家使汝降之○楊時言宣仁

后保祐哲宗在彼誣謗久而未明乞行改正昭洗王廷為臣
忠之名追奪蔡確蔡確冒受封贈之典上從之○李綱遣解
勝軍劉勳屯登州募官王以軍與都統折可求張思正等皆
七汾州范瑗率山東兵中南北關皆去太原立驛約以二道並
大會城下時大雨連月或謂陰盛以語上上以綱兵權太重
綱平然綱猶未進兵而河東七月旦暮已涼且多江浙閩蜀
皆弱不可戰至是劉勳兵先進凡九戰皆捷斬虜數百金人
力禦之力不敵而退師遂潰將領王彥戰死而解潛相遇於
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兵力不能勝而潰○
八月召李綱以种師道代之綱為宣撫而副使劉勳制置使解
察訪使張顯勾當公事折彥質等皆承受御前契分事得專
綱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
也兵出少綱謂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
由一路進會詎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薦為宣撫判官方欲

宋史卷一百一十七

十一

親率師討賊而召還矣師道被命無兵從行及次河陽虜
酋自燕來師道聞虜必再舉入寇亟拜疏請幸長安大臣
為怯未幾召還命劉勳代之勳未及行復命范訥代勳○幹
以不復入寇張思正師潰思正之兵在汾州十七萬號百萬未
戰金人相謂曰劉勳解潛既敗不足慮也乃驅老弱守虛寨
當平定威勝之路而併其兵以禦思正思正引兵出汾州執
劉勳于眾曰此不堅守石鎮關道還若斬之癸丑中秋月霽
入於文水縣張欽謀者以告思正顯襲之斬首數百幾獲李
本甲寅復出戰金人曰彼喪我兵而喧囂不整無能為也
欽騎三千直衝我師師潰相蹂踐而死者數萬人坑谷皆滿
止以敗卒數千奔汾州灑以牙兵數百趨慈隰於是威勝隆德
汾晉絳澤之民扶携老幼渡河南奔者以萬計州縣邑井皆空
○劉勳李若水分使虜軍請緩師使還言至幹高不軍止索
朝官所欠金銀見粘罕則專論三鎮○徐勣仁吳敏罷以唐
為少宰何鼎中書侍郎陳德甫等皆罷同知以耳

三代之李回簽書樞密院事時門下侍郎取南仲專主和議上
之勳仁力爭南仲引王雲使虜每請逐二相以藉口左正言
程瑀上言徐勳仁庸常吳敏耿南仲昏懦唐恪傾險此政事所
以曠敗而不振陛下宜別選賢以圖大計○福州軍亂殺守
臣李延俊朝廷命劉頴討平之○九月金人陷太原始粘罕久
攻太原不下乃於城外築舊城居之號元帥府已而歸雲中留
銀朱大王攻城至是粘罕自雲中復至東勝急攻丙寅城陷太
原城方四十里人守甚堅而有姓自十五以上二十以下皆籍
兵屋舍盡拆去壁令其相通時時出兵劫番賊寨掠取柴薪
食既盡殺老弱餉軍飢餓日甚賊知城困甚以雲梯登城守
城者猶與之戰城破軍民猶巷戰賊怒縱兵屠其城盡殺勝捷
擒帥臣張孝純副總管王稟負原廟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
使提舉單孝忠三十六人皆被害太原自去年十二月乙卯
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

太原之援自神師中一敗於榆次姚古復敗於盤陀解潛又
敗於關南張顛繼敗於天水四敗之餘朝廷急召李綱綱方
欲出師決戰綱歸而太原更無可援之兵坐待其亡也太原
陷凡十五日上下相蒙上皆不知太原者京師之藩屏太原
陷則王室孤矣內外無援矣或謂河東之援兵非不多良將
非不用而竟不能以救太原者何哉朝廷之威令不嚴將帥
紀律不一大臣議論不和此靖康之所以敗也

朔州守臣孫翊領兵援太原敗於城下翊河東名將也金人亦
憚之粘罕既侵太原反據鴈門翊自朔不得而入遂由寧化憲
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於城下翊之離朔也旬餘之間朔以
無守已降於敵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翊之父老以示翊軍
於是軍叛翊方戰為叛卒所害○府州守臣打可求援太原敗
於交城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來自府州涉大河由岢嵐憲州
打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敵所困不克復趨山取松子嶺道出
○王於交城遣粘罕之使

敗績

金人初犯太原朔與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須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粘罕自雲中悉眾侵太原之初朔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武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皆是坦途更無關阻若朔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粘罕妻子財寶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贖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粘罕失意則幹离不亦喪氣矣由是補朔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

革以閤門舍人充使見粘罕庭後不拜責其貪利敗約氣勃直虜相顧動色愧服為追回成勝軍人馬受書以歸備得其情狀報宣撫折彥質請于朝急補河南及對上問割地事革曰五人存否箭之誓入寇必矣乞措置邊地起陝西兵為京城援復議和乃遣革使陝西勾兵命諸帥臣講武備○何鼎請置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表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孺總東道得專決財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賞緩急則以羽檄召之○衛京師○冬十月竄李綱言者謂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又和言十罪責授節副建昌軍安置以綱上疏辨論謂退有後言以惑眾聽再謫寧江○幹离不陷真定府初虜人以三鎮未得兩道入寇幹离不之師八月十四日入塞微以眾攻廣信軍州不克遂越中山攻真定先是真定帥劉幹守禦備具人情以安總管王淵於幹李質訓練士卒數千人皆可用虜不敢犯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堅壁上以太原危急恐虜東軼侵犯河朔命幹為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濠州以據其險又辟淵管自隨乃以李繼代守真定魏措置五議於幹劉幹率眾晝夜搏戰城上虜人初攻北壁身拒之至是偽後攻城東魏復趣城往應力攻兩日一夕潛移攻具薄北城城中不知也黎明虜人忽以眾憑堞而上城陷李繼不能守○虜所據城皆率眾巷戰麾稍稍云去身顧其眾曰我輩死此其可也○虜人圍策馬挺

漢國欲出而諸門皆爲虜人所守遂之孫氏圍山中解條絕
胆而死邈被執至燕山不屈死之○韓萬不粘罕以揚天吉王
爲爲問罪使督書來責契丹梁王及余翽書并元割三鎮
並令開門以待先是韓萬不歸粘罕聞韓萬不獲金帛不貸而
已無所得遣使求賂時勤王兵衆有輕敵意乃拘其使踰月不
遣有都營趙倫者不得歸許以告館伴那倅曰金國有余觀者
領契丹精銳其來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酋大臣
信之即以詔書付倫賜糊仍賜倫銀絹倫歸白粘罕罕怒表聞
其主其主報云深入攻討委元帥從長措置又麟府折可求來
以言夏國之比有大遼天祚梁王出榜稱金人不道毀我宗廟
南朝天子如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當修好如初吳敏奏
上令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爲粘罕遊兵所得設虜以爲辭
使之來也禮貌甚倨持其書於上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鎮之
人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奸人所爲也虜使請必
一鎮要金帛車輅儀及加其主徽號上乃且辭深明其非朝

罪吏書王時雍實館之時雍議盡以三鎮所入紐增歲幣
知宗內府珍玩悉歸二帥且厚犒河東之師虜使頗領其說
取犒師絹十萬疋以行○粘罕陷汾澤等州汾澤糧之兵度
以知州張克戩堅守以待敵俄聞朝廷分河東爲兩路隆德爲
東路平陽爲西路各命守臣救汾兵未至而城陷克戩南向焚
日拜舞乃自引決其家死于難者凡八人紹興中贈忠確都監
賈置亦死之○陷威勝軍統守臣張堯佐○陷澤州守臣高世
由降○陷隆德府執守臣張有極○陷平定軍粘罕東攻太原
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受攻殄虜之衆萬人竟不
能拔乃攻平定欲據井陘其始攻也畏士三千復與韓萬不合
兵攻平定亦喪二二萬人拔之粘罕高里孛會議平定再寇京
闕元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一若乃兩河領袖
也乘此先取兩取徐取東京不爲晚先犯東京不利則兩河非
我有也兼太子昨已到東京不能取之粘罕曰東京天下之根
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難保其守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

彼也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諸
曰稱善○上聞新失太原真定大以爲憂乃下哀痛之詔命兩
河互相救援命諸路合從連衡見使而動無拘一律○兩木冰
○粘罕陷平陽府初金人犯汾州議者謂汾州之南有回牛嶺
險峻如壁可以控扼於是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琬統眾屯平
陽以并北邊時倉廩乏闕士之守回牛嶺者日給豌豆二升或
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而使我戰乎金人至嶺下仰望官
軍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徘徊未敢前俄而官軍
散遂越嶺至平陽琬領兵遁去城遂陷○幹離不犯慶源府
統兵五萬守滑濟幹離不知有備乃由恩州王榆渡而趨大名
曰李固渡濟河○高麗來貢胡舜陟言高麗事金國必窺我之
實以報虜望止令逆表却其使還○十一月神師道薨上臨
以後謚忠憲○夏人寇邊陷懷德軍守貳劉銓杜樹死之○
援兵時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關

宋書卷十七

十一

格取南仲專主和議語同知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
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兩道兵毋得動○議棄守三鎮太原
陷也乃命王雲使虜許以三鎮租稅之數雲遣從吏李裕歸
報已講和不復議三鎮止索王輅冠冕及上尊號事且湏康王
親到講乃可成乃命康王出使未行雲回言事已中變必欲得
若二十日使不至即再犯關百官集議于延和殿言不可與
惟梅執禮呂好問洪芻秦檜等三十六人自范宗尹以下七
餘人皆欲與之會李若水使歸亦慟哭于庭請與之以紓禍
何東持之甚堅曰三鎮國家根本奈何棄之况虜情變詐安可
保其必信割之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爲赤子棄地則
升其民棄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上然其言唐恪密啓上以
親征爲名西幸洛京執秦雍以圖恢復而留太子居守東力詆
不然上以足頓地曰當以死守社稷與退謂恪曰割三鎮
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之但飭備以待
何東以堅持三鎮不與

尚書右丞○梅執禮奏議清野詔河東北京畿命梅執禮為
清野使已而京畿民扶老入城大獲遂罷○粘罕自澤潞至河
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夾河而軍又發書李回
以萬騎行視黃河上虜曰南兵亦眾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
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連日主帥潰散京西提刑許高河北
提刑許亢各統兵防路口亦望風而潰虜與悉渡自河東澤潞
官吏多棄城走西道都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燕瑛皆棄城去
粘罕乘勝陷河陽及西京○康王使幹離不軍王雲副之許割
一鎮并奉免輅以行仍尊其主為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既出
雲白王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真定城高此幾倍金人使
等坐觀一時辰破之此雖樓櫓如畫亦不足恃也金人欲割
地滇大臣報聘以耿南仲使粘罕軍割河東轟昌使幹離不軍
河北為告和使與王洵偕行南仲至衛州衛州欲殺金人
洵乃走南仲得脫遂如相州昌至絳州諭令割地絳人不奉
○鈐轄趙子清所殺刻其目碎切之○范致虛帥師入衛時

北府命為陝西五路安撫使○乙酉幹離不犯京師虜去
車駝固遂決汴水灌其地且置塘濬虜至城下遂屯劉家
自唐恪耿南仲等敵西南兩道兵至是四方兵無一至者城
惟衛士上四軍及中軍發京東西弓手十萬餘人於是
以五人分作五路備緩急救護命張友仲辛未宗分領之以五萬
屯于分四壁守禦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二萬請先出屯自
備一面禮部侍郎譚世勳亦請遣元以所統分四寨直國門
使兵勢相屬即虜不敢過城孫傳潔然之而守禦使劉幹又奏
悉取保甲自益元謀遂塞○時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皆棄不
收兵部則田屬樞密院樞密院則曰為軍器監或謂駕部當收
駕部則曰庫部當收不是反為所用○吳革累乞出兵城外下
寨使虜不敢近城且通東南道路及京城被圍又密具奏乞選
日諸門併出分兵期會為正兵為牽制為衝突為尾襲為應援
其不意可以制勝上感於策議不果行之○大風拔木○張
殺入偉上以手執起

軍凡三萬人至尉氏遇賊游騎與戰虜數百人轉聞而前
七丑至京城也于玉津園東道總管胡直瑞為虜生得以示城
上都人益恐遂擢叔夜簽書樞密以其兵入城同孫傳楷置四
壁叔夜與范瑄同襲虜營不克○復左右僕射○滑州軍亂殺
守臣○閏月唐恪罷以何鼎為一僕射恪無經濟大略從上巡
城都人願擊之因求去明年二月金人來以恪恐不免仰藥而
死○粘罕陷鄭州守臣朱伯友遁時河東諸郡或降或破殆盡
惟河北頗有堅守不下者○陷懷州守臣霍安國通判林淵鈐
印彭年都監趙士紆張謀張潛統制沈敦張行中及部隊將五
人皆死之初城既陷粘罕引州官等立其前傳令問不肯降
為誰安國曰安國是宋朝守臣率眾不降又問淵對云淵與
并州一體不肯降於是引令東北望金國拜降皆不屈粘罕令
衣反縛之遂害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明年贈
康殿學士○粘罕犯京師也青城遣蕭慶等來議和力陳本
人信事如已許二鎮真退便不肯交地今雖畫河為界元帥

宋書卷七

十一

法請上出城會盟乃詔都水監丞李昶權等為報謝使以書
之粘罕不受上以勤王之師未至時令挑戰以示敵獨有
士三萬每出數百人雖多獲級然已十失五六至是亡亦數
虜遣蕭慶復來引見奏曰聖駕不須出城只須僕射何鼎議
文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為質上曰朕為人子豈可以父
為質太子方數歲如何得到軍前撤離月曰得親王二人亦可
以日遣簽書曹輔左丞馮澹代宰相宗室仲溫士誥代親王詣
軍前請和粘罕即送之歸不交一談已而攻城愈急○召李綱
尋除領開封府○詔以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陳構為元
帥宗澤副之速領兵入衛於是募敢死士得武學生蔡仔皆假
啓門祇應以行○丙辰京城失也先是有人郭京者自言能用
六甲法可以生擒粘罕幹萬不又有劉孝燭其募眾或稱六丁
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大率效京有識者危之時
盡令守禦人下城獨坐城樓上以裨兵數百自備俄傾金人
四翼鼓噪而進前軍殲焉後者悉墜河○京閉京治眾曰

曰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賊兵登城者纔四人衆皆披
城遂陷王宗漢引殿班下城傳呼殺駕四壁兵大潰統制姚
友死之○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師道言以至於此春初
虜之去也師道嘗勸上半渡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後患至是
果然時上四軍班直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及護駕人馬等皆欲
爭門而出指揮使蔣宣李福率衛士數百人入祥曦殿欲護駕
突圍而出張叔夜連四日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城破叔夜
以刺猶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鬪殺傷相當所存猶有二萬人亦
以此請上或於和議竟不能從士卒號哭而散○虜使劉晏請
駕出城是日留都亭驛都民爭入驛鬻而食之○丁巳金人
李若水趙何桌來議事先是李若水留軍中久之及城陷粘
干首諭若水曰京城已破可亟歸報皇帝勿須播遷五百里內
日吾兵也若水入見上曰金人止欲得兩河地須宰相親王來
上遣何桌及濟王栩爲請命使桌詣青城見罕罕厲聲曰南
戰誰爲之議桌曰桌主戰議皇帝無預罕曰我昔遣使招

城爾何不來今城已破來此何也

答曰昔不肯來爲社稷

今之來爲生靈也罕默然乃曰爾亦忠臣也自古有南即有
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惟在割地而已桌栩回言二酋請與
上皇相見上曰上皇驚憂已病不可出朕當自往○戊午上御
上德門宣諭守禦軍民曰兩國已有和議各令歸業初何桌欲
以都民巷戰聞者爭奮由是斂兵不下倡爲和議惟以割地責
罕幣爲辭以誤戰守之計而取南仲力主和議上以爲然遂墮
六計○巳未桌又至軍前二酋乃詣上出是夜雪霽彗星見有
以氣出大微垣○庚申日出赤如血○辛酉上如青城僕射何
承陳過庭孫傳等從至齋宮與二酋相見上與語惟粘罕應答
琅然幹離不但唯唯而已上以全遣二酋罕笑曰城既陷一人
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來所議大事欲分賜可與臣下議二酋
孫觀撰降表書成令上簽名北望拜發且云其主欲別立賢
宜於族中別立一人以爲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上
○十二日壬戌朔上留都亭驛遣使入城居尚書省

仇府庫格藏九制廷之舉必先開白○康王開元帥府于相
和罕遣使云康王已據河北恐諸郡不肯交地請遣使迎之
命輔迎康王輔以不見王而還○癸亥上自青城回○甲子
上御祥曦殿百官造朝金使四人從駕○城谷亦朝見○上詣
延福宮朝太上皇帝奏曰金人以釋質為君且以弟康王為主
不失祖宗社稷之大也時韋處在側輔曰言曰二宮今許以
承王繼位而中興可待然陛下可急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
二人狡計必不止於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於
小師惟陛下熟計之○金人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練
如銀之數乃令羣臣獻金帛諸王內侍帝姬亦如之又置局
買金銀命王時雍兼領開封府尹與徐乘哲分東西廂根括
帛而以御史監視之丙寅索京城騾馬隱留者依軍法於是
御馬而下得七千疋悉歸之又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宮
○宮嬪逃匿不肯出宮赴池死者甚眾戊辰金人入城取軍
仗弓箭○遣陳過庭劉幹沂等質如兩河割地其後過庭
○燕山○尚書省火延燒民居五百家○雨雹

二人自攻太原以來惟以講和割地為言以誤戰守之計吳
敏李邦彥耿南仲唐恪皆墮其計吳為右丞孫傅為尚書每
朝議及割地必面折執政以為地不可割虜人志不在割地
朝廷由是任之初無奇策足以濟難城陷乃反傾意講和夫
不信於造謀之始乃反信於城破之後事夫平之望致乘輿
播遷由馘於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朝奉郎官其二子○金人殺其子○道中

宋欽宗二

靖康二年正月辛卯朔上詣崇福宮朝

太上皇帝粘罕遣其子真珠大王同虜使八人入賀上命濟王

栩景王祀如金營報謝○大風霾是夜西北陰雲中有如火光

○庚子如青城先是罕遣人催諸州交割地界索金銀益急

欲縱兵入城○遣使來曰農務方興將歸上大金皇帝徽號事

請皇帝到營面議上曰朕以十日出城見元帥上將幸虜營乃

以孫傳謝克家輔太子監國傳仍為留守梅執禮副之至是上

出城泉以下皆從都城百姓數萬人扼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

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怒曰皇帝本為生靈

發已求和今幸虜營且去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

必生理百姓怒投瓦礫以擊之瓊以劍斷其手指及殺死數輩

○繫輅之人也上至青城與粘罕相見罕曰今北朝皇朝別立

之姓為主矣遂留上于青城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大

中寺官外餘並令先歸留儀衛三百人命侍衛郭仲荀統之餘

七百人遣入城上日遣中使還城中云元帥以陰雨打毬之會

未成尚須少留其實拘留營中無復可還國矣辛亥加大金皇

帝徽號○劉裕死于虜營誓守真定有威名金人欲用之裕乃

手書片紙遣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余所以必死也冰

浴更衣酌卮酒以衣條自縊而燕人嘆其忠相與葬于壽聖院

之西崗上及金人去始斂凡八十日矣顏色如生觀者異焉中

興贈資政殿大學士謚忠顯裕初在陝西為童貫所知及是能

以忠死議者不以前失所從為贖罪云○徐揆死于虜營大學

生徐公許董明誑言獻金銀虜遣騎取揆赴軍中揆以書上

罕請車駕還闕屬聲抗論為所殺○虜克州知鄂州崇陽縣

李洵持兵入援至城下與虜戰創甚猶被血大呼叱左右負已

入戰遂遇害士死什七明年虜退蔡人以洵為歸朝廷錄其忠

朝奉郎官其二子○金人殺其子○道中

朕拉留在此候金銀數足方可還於是再增侍從郎中二十
以貢再行根括又分遣搜括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凡
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詔令權任
結時根括已申了絕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孟子著內侍監折
醫官周道隆等各有害藏金銀之羞人搜取二百大怒遣金牙
郎君來責云少尹已稱盡數發絕何由尚有藏匿遂發所窖於
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內復得金七萬五
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萬五千兩衣段四萬八千匹納軍前
粘罕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梅執禮陳知質程振安扶四人胡
啓老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坦各杖數百乃下令曰根括官
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於是再括丁巳金人索郊
天儀制及監書圖籍印板戊午金人索大成樂器大常禮制
器用以至琴棊博戲之具珍奇圖畫等物悉置金營凡四日乃
止○二月辛酉朔上在青城○丙寅虜斲南薰門路粘罕遣使
上出索馬使者曰元帥旨揮不請乘馬上大驚及至帳前帝

上階使者曰元帥不請上階天顏大變左右失色乃令蕭慶
讓金主詔曰別立異姓廢淵聖為陳留王保州守墳墓逼上脫
去龍章盡皆扯裂時何桌悉在上側驚懼莫知所措獨若水抱
上抗虜曰皇帝不可廢龍章不可携若水今日有死而已虜酋
相顧曰忠臣也○李若水死於軍營初若水為割地使粘罕與
若水曰和後背約國當亡得不念滅亡之定聽讀至先皇帝有
大造於宋之言若水曰金人與大遼相持十三年不能下上皇
一出兵而遼滅是大有德於金金何造於宋乎粘罕曰不割
三鎮是違誓也若水曰大金渝盟深入以兵脅地大臣無謀反
以許人如大金祖宗之地而肯割與人乎前雖曾議割地百姓
不肯為戎人咸生怨謗嗣君皇帝方且誅姦臣以慰衆心安忍
逐赤子於外邦以苟一己之安乎又曰皇帝本非失信以祖宗
積累之難二出方得河東陵寢在焉大河在焉不敢輕與夷狄
惟義所生又指粘罕曰元帥金銀所需之外種種無厭貪人土
心害我生靈是一巨虜爾自去年變盟再立主上承事大國故

未乾又復違背又厲聲曰此皆上皇不明聽奸臣交結外
夷以滅兄弟之國故有是報然軍令十壯士擁若水出若水
曰若水不畏死當訴於上帝以滅賊賊虜擊幾死掖至青城門
無下虜中蕭愛太師者數勸之虜使之監視曰三飯飲之若水
絕不食若水曰天無二日寧有二主哉其僕亦解曰侍郎父母
老若水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吾終不顧家矣汝可徐言吾死
於國也至是粘罕又召若水若水知虜不可以義動因歷數其
失信五事罕大怒令人擁至郊壇畔敲設之臨死謂其僕謝寧
曰我爲國死亦累及汝耶臨死爲歌詩一首末章曰矯首問天
天卒不言忠臣效死若死亦何愁人聞而悲之死年三十五
建炎初謚忠愍○吳玠莫儔自金營持文書至今推異姓堪爲
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仍邀太上皇帝出城孫傳等讀詔號
以狀懇請乞立趙氏狀再上金人以非其主不意却之○丁
太上帝后妃青城郡王以下三十餘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
太上將往軍前張叔夜諫曰今上皇帝一出不可復歸陛

下可再出臣當激勵精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一

虜騎追之臣當以身決於死戰陛下或可以偷生天若不祚
不死於封疆不猶生陷於夷狄乎上皇遲疑未行上欲飲藥爲
范瓊所奪瓊逼上皇出宮都民擁留之開封尹捕斬爲首者一
人乃止徐秉哲以兵衛出南薰門○辛未皇后皇太子詣青城
民奔隨號泣哭聲震天自太上皇出郊孫傳乞留皇后皇太
以主國事金人來取太子傳尚欲以千金贖太子於民間抗
勇上書乞存趙氏以身隨太子吳革陰以兵法部勒且告急於
康王及在外諸大臣約日大舉至是革請以所募士微服潰圍
而出傳不許而拜傳督師不已傳言於衆曰上蒙塵託孤於傳
豈可自脫分付與人請從皇太子往死生隨之遂以留守事付
王時雍從太子往後陷虜中不知身沒何地初太子將出人情
洶洶瓊意變生以危言動衛士以所募兵益以北兵擁護以出
小入及士卒爭之瓊意益危所募兵人殿內侍四十五人除
官閣者餘悉遣還留守司不

上皇并取諸王孫傳欲匿不肯行示以郤述與管官閣者所
以名字乃盡發焉述亦內侍爲其走馬承受城陷爲金人用
云○金人犯雷澤縣尉宋琪禦之琪勇而有謀先拊繩系下虜
至挑戰已而偽遁虜追奔馬絀而正悉斬之○金人定立張邦
昌爲大楚皇帝抑令官民僧道人等簽狀推舉時王時雍爲留
守恐百官不書名乃自書以率之張叔夜不書名惟秦檜獨具
年狀謂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盡臣節以釋二酋之難不足以代
心氏情願押赴軍前虜不從拜僭持金帥牒據文武官申乞立
邦昌治國事已申本國冊立爲皇帝令取冊寶及一行冊命
以數○金人取二王宮以近屬宗室赴軍前開封府解發官嬪
一千二百人親王二十五人帝姬駙馬四十九人宗室南班官
司絡繹道路凡數十里○觀文殿大學士唐恪薨○戊子夜白
飛貫十○延寧宮火○三月辛卯朔上在青城○金人遣張邦
入城居尚書省令廳百官班迎南薰門邦昌卧病不食金帥
勸進邦昌謂王時雍等曰諸公怕死又撥迭與邦昌耶離誓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四

而歸焉可得免禍○吳革謀起兵先誅范瓊劫還二帝期以
一月初八日舉事與謀者呂好問馬伸張所吳倫等數人又有
內親事官數百人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奴焚所居謀赴夜
有班直班廣等數百人排闥曰邦昌以翌日受冊請舉事革被
中上馬時已黎明北行至咸豐門四面皆變兵瓊與殿司左言
而設計若同謀者給革至帳下議事遂斬之其徒百餘人併戮
河上蓋有死顏色猶不少變○丁酉金人冊張邦昌爲帝國號
大楚是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百官皆慘怛邦昌亦憂色惟王
時雍吳玠莫備左言范瓊等欣然若有所得邦昌不御正殿不
受常朝不山呼與執政坐議必自稱名不稱聖旨有面得者爲
面旨由中降只曰中旨宣示四方則曰旨旨易詔曰手書遇金
人至則遽易服至於禁中諸門悉鎖題以臣邦昌謹封非有
旨意○邦昌尋以胡思權戶部侍郎兼宗正卿權司農少卿胡直
而戶部尚書刑部尚書宗正寺卿侍郎謝克家落致仕中書舍
李權並仍舊職

兼領尚書省呂好問領門下省徐乘哲領中書省尚書左丞
澣守舊職李回權右丞吳玠同知樞密院事莫儔簽書樞密
院事周懿文開封尹王及之權都水使者大抵往來議事者并
儔也逼逐二帝以下者時雍妻哲也哲都人者范瓊也遂皆
擢用李回靖康初簽書樞密院事執城在城中者惟回一人馮
澣曹輔留慶營邦昌素善澣將歸之而輔不在請中故以回補
其處時雍既受命請用二府蓋聽許之時雍蜀人也在蜀為市
伍圖利人謂之二川牙郎至是都人又號為賣國牙郎并為
粵來領亦朝暮往還賊中有捷疾鬼王之呼粘罕幹離不了
官人之稱都人亦目之為賣國吳牙乙巳邦昌往妻城謝
粘罕面議七事其一乞不毀趙氏陵廟其二乞免取金帛其三
乞存留樓櫓其四乞俟江陵府修膳畢三年內遷都其五乞五
日班師其六乞以帝為號稱大楚其七乞借金銀犒賞金人皆
之又請馮澣曹輔路允迪孫觀張汝許世勳汪藻康執權
當可沈黃夏鄉鄧庸郭仲荀大學立局官秘書省官等亦

定章卷之八

五

之先具金人須六經秀才各五人至是亦聽回其八人不回
士流不檢者甘心歸之邦昌降為赦改赦字為手書時四
勤王兵大集吳玠莫儔為邦昌散還諸路故偽赦首及之至
丁卯監察御史馬伸言於邦昌曰伏見逆胡犯順且逼立相公
以定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
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亦以相公必定趙孤也
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
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為外挾強虜之威使人遊說
康王且令南道然後為父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闐孤負初心望
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
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
心等事權行拘取缺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
而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相公以為叛臣也自邦昌僭
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馬伸始貽書稱太宰相公書入
昌一切改正伸之言壯哉甲子邦昌迎元祐皇后復居延福

口元祐孟太后... 其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

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迎周太后西宮故事識者議之四

月庚午太后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避資蓋堂邦昌僭位凡

三十三日○金人以明珠李董為河北統軍屯濟州阿离字董

為河東統軍屯河陽○發運使為參國起東南兵數萬至泗州

不行知州事實公望以京城望救賁之參國始持軍遷程渡淮

而進○金人以兵五萬守潼關扼西來之兵陝西制置使錢蓋

統兵十萬至穎昌聞京城已破蓋遂棄大兵挈妻往湖北由是

襄定至荆門一路騷動陝西宣撫使范致虛自長安領兵十萬

勅王日與虜戰攻奪潼關既得關乃引兵東去遂至陝府粘罕

遣將率精銳騎擊致虛前軍敗之致虛不敢進駐兵潼關以疑

敵而已先是裨將李孝先說曰陝為軍後蓋少遺之兵行者利

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至淹敗不至覆不然眾屯聚出殺漏一蹶

險矣致虛不聽由范致虛既敗統制程興提兵復西京擒留

高世山通軍轉運張友極斬之○下已道君皇帝北狩寧德

后及後王妃嬪以下皆行由滑州路進發韓离不軍護送

夏四月庚申朔淵聖皇帝北狩皇后皇太子偕行由鄭州路

進發粘罕軍護送淵聖皇帝率后諸王望拜城中泣別宗廟哭

聲震動青城日色慘翳風聲如號移時方止○大風吹石折木

○辛酉金營始空其行甚速以四方勤王兵大集故也營中所

遺象牙金帛尤多秘閣圖書○宰相何鼎及孫傳張叔夜秦檜

司馬朴等舉家北遷此五人皆爭論乞存立趙氏者金人遂

驅之北行庚初不割三鎮以至麗官後不肯議和遂陷虜中不

食嘔血而死初夜北遷道中惟飲湯義不食其粟五月至白溝

河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仰天大呼翌日扼吭死司馬朴北

行即不食至燕山而死可謂全節

呂中曰靖康之禍視石晉亦無以異然對三入中國而三

敗契丹極力以攻之而晉人亦竭力以禦之晉之不振而

契丹亦斃矣觀澶州之戰契丹以盟之而晉雖以渴

之餘乃大呼而求援向契丹而求援之而足矣若夫

公之降虜晉不亡也魏府之敗晉以百戰之力而靖康之取
兩河再渡河再迫京師未嘗有一戰之勞皆小人之夷狄終
始實誤之也其始也開釁以召禍其後也又幸欲速和以免
禍靖康之責國降虜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之主和即宣
和開釁之小人也宣和開釁即魏寧紹聖用兵之遺孽也履
霜堅其其來有漸矣

公交奉法請康王即帝位先是靖康元年十一月康王出使王
云從行初雲使虜過磁相勸二郡為清野計二郡從之撤近城
人居令運穀入城洎虜再至粟以磁相無糧由他路入二郡人
雲以為雲通於虜磁有崔府君祠乃東漢之崔子王也封嘉
侯號曰應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謂應王出迎守臣義烏宗澤
上謁其廟磁人力請其母北去謂離北門五六十六里即有
六知相州汪伯彥蠟書至亦言虜五百餘騎沿路間王所在
公延僖等皆勸上回相州宗正少卿宗澤嘗論列宰相非其
撫副使既兵不進并劾雲使虜張皇事勢及上疏乞邢洛

相五州

口養精兵二萬適至一郡則四郡相應凡一路常

為兵上大喜之嘗以語康王其後議卒不合王至磁澤出

謁王問之澤曰兵皆在山村急則召至殊不費糧王喜其言

州長遮王馬諫曰不可北去庸王已為人誤因指雲曰清野

人皆姦細也雲遂被害尋相州守臣汪伯彥領兵郊迎王入

于州治因言是日被朝旨二一合本路諸郡召土豪民兵禦

以節餓而下皆充賞典一河北路不得鼓唱民間起兵生事有

以和議同時行下兼傳聞離不於十四日由大名府魏縣李

以渡過河今願大王暫留審議國計閏月朝廷議畫河遣蕭昌

以南仲為割地使昌偕虜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虜使王炳

主衛衛人幾殺炳南仲遂如相州見康王王遂出榜召兵人情

八悅王登郡圍飛仙亭因持弓矢視之曰若以策中此牌字則

聞京師已西王與幕府從容語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

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之報京師使人來乃武學

也聞賊徒聚于京師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

七領兵入衛王捧詔嗚咽軍民感動先是侍御史胡唐老言
康王出使至磁相間為士民所遏不得進此天意也乞就拜
元帥俾率天下兵入衛宰臣等奏猶以大字為難唐老力爭
以今社稷危矣猶惜一大字非計也以己酉開元帥府于相州
以兩仲言軍行先籍糧食今勤王之師經由河北京東兩路乃
以河北都漕張愬京東漕黃潛善並隨軍應副十二月閣門祇
候章齊蠟書至惟發勤王兵章言陛辭日皇帝喻臣曰康王
中書從行可今便宜草詔盡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
王命延禧早詔曉頒諸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達元帥府五
一萬人又遣使招馴賊楊青常景等皆效順又得萬餘人
發相州使臣馳報黃河未凍眾失色上禱于天地河神至子
渡忽報河凍已合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入自磁州先
軍至康王大悅丙子王總師渡河至大名都漕權府事張愬
道副總管奉符顏政率眾郊迓時京師圍久及康王駐北
四方皆取決於霸府矣癸未知信德府梁揚祖兵萬人
正知州王麟兵一千繼至諸將如張俊苗傅揚沂中田
皆在麾下王問揚祖以諸將勢優揚祖以俊對王亦喜俊
嘗常在左右王留揚祖為隨軍轉運使澤在磁州屢乞會兵
李固渡斷賊路眾議不可澤自遣其將李光弼張德領兵趨
李安城縣虜騎千餘人過北城二將出東西門夾擊之賊潰
百數百級獲其齎糧會帥府移文約赴大名遂還師先諸軍
王大悅甲申始聞金虜登城數兵未下淵聖詔見通和卿等
未可動上涕泣知詔書為虜所為宗澤請進師直趨開德解
小師之圍汪伯彥以澤為狂請不情澤亦詆伯彥等為失策澤
以虜寇狡計百端豈可深信當速進兵直指都城為言兩國
和可亟退師如賊有詭謀則援兵已到無能為也伯彥堅守
力沮之戊子宗澤軍進屯開德建大元帥旗于軍中汪伯彥
明上移軍東平則搆身於安地身安國難可除上問耿南仲亦
為然遂決東去庚寅王離北京二年正月辛卯朔上入東平
癸巳帥臣厲聲呼曰

以兵千人至帥府王命也開德輝千宗澤千寅知河間府
潛善與高陽關劉德瑄湯惟忠將數千兵至潛善請王移書
萬不與與劉直令退軍遠京城之間朕聞仲曰使虜知元帥
帥府都統制丁卯王以京東漕臣周正陟所領濮州兵及深州
寸臣劉鵬博州守臣孫振等兵一萬四千隸宗澤新降到軍賊
順及冀州王徽廣濟軍孟出寧等兵二萬七千人隸潛善王
士已約諸路合兵而東平去京師差遠與幕屬議進屯濟州
澤帥兵至韋城與虜大戰敗之王次濟州元帥府官軍及羣
來歸者凡八萬人分屯於河南諸郡向子諗在宿何志同在
趙野范訥在宋趙子崧在陳皆圍遠京師未得進三月宗澤
虜千長垣遂得韋城縣虜欲夜襲澤知之因移軍南華賊果
上得空壁澤自南華遣兵過大清河擊虜大敗之斬首數百
引引兵屯河據賊歸路而對壘諸寨一夕解去澤自臨濮引
滑州 大名城又知張邦昌僭位擬先行誅討及將所部

屯衛立復貽書康王曰今日國之存亡在夫王行之得其
以不得其道爾所謂道者其說有五 恭儉曰近剛正而遠
柔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尚私德而抑驕奢四曰體憂
而忘逸樂五曰進賢實而退惡德也 外親曰慈結王之左
矣不恤也元帥府徽諸路云賊歸宋以京信不通或云繫禧
云結拔登城之虜至今不下議和之說實欵我師觀其形勢
自詭謀宜加意往探如虜信有退師之意當審觀形
進至京城張大軍逆道帶令去切要務重毋致誤國亦無以
八兵挑戰自啓敗盟之舉 事 貴 事 赴會稟議且引
事人張宗得金虜僭諂及後理昌保 事 迎立孟太后書生
頃異勸與期身先士卒 事 將曰將臣職爾大王
宗廟社稷主不可輕動乃 事 兵依應首撫至
耿南仲注伯 事 言一
此狩邦昌 事 天下無 事 大統文
口推戴表無虛日王不 事 及王

資治通鑑目録元師時其大卷言對府庫以待大王臣所以不
者以君王之在外也又命謝元家寶五重至元帥府其篆文
大宋受命之寶王謙拒再三慟哭不受命伯彥主之○戊辰
九祐太后遣左丞安岳馮祥為迎使古丞江寧李回副之又
令姪權衛卿孟忠厚持詔往濟州迎康王景曰王真速驅輿衛
入颶宸居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時使臣曹勛自
河北竄回進道君御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王慟哭拜而受
之甲戌太后再降手詔迎康王詔各曰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
倘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宋祚之大統漢
家之厄十世宜先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
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
心漸底不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濟之父老請王
止於齊宗澤言邦昌等陰與虜結未可深信且聞府於南京
但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中書遣尤昂上然之○戊寅王如南
宗澤一將士於長垣下城衛南南華防托起發以享宗

九錫新丁順副之祁前軍統制王濺副之張瓌左軍統
制張俊中軍統制趙俊副之苗傅右軍統制劉浩
之花實後軍統制張瑛副之楊惟忠都統制以備護衛庚辰
上次新興店郵延路經暑使張深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至以
尤世為都提舉辛巳康王次單州壬午康王次廣城縣西道都
總管孫昭遠以所部兵來會○邦昌言謝克家回恭聞軍駕徑
至南京所有合排遊樂冠冕服御儀物百官有司各以其職
並赴南京以備冊禮○癸未康王次應天府翌日詣鳴慶宮
三殿御容是日王時雍徐秉勳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張邦昌繼
至伏地慟哭請罪王慰撫之○甲戌歐陽仲等議改元曰恭惟
藝祖皇帝與殿下誕彌之歲皆位丁亥天元所屬雖有宋火德
之祥藝祖開基改元建隆今紹隆前烈行戊元建炎○戊子太
后遣使傳手書略曰今聞消辰之吉受我君命同日之
行布風雷之變今天命所屬黎民咸歸於心神於既安者
願諸於素志乃以五月己丑即皇帝位於南京

